

秋季“村晚”示范展示点·贵州省雷山县郎德镇南猛村

今夜芦笙响起

文/胡启涌

一阵轻雨后，大山增添了几分清幽。轿车在盘山公路上转过几道山弯，越过一个山坳，贵州雷山南猛村尽现眼底，只见梯田里的秧苗墨绿如染，木楼上的青瓦起伏如鳞。

南猛村的梯田层层叠叠，如一卷偌大的画轴依着山势渐次展开。水田里的秧苗，被山风侍弄得绿意荡漾。散落在大山间的苗家吊脚楼，一律的穿斗结构、青瓦覆盖，或三五幢连缀成景，或独幢紧依山岩。梯田与木楼相互映衬，是木楼点缀了梯田，还是梯田装饰了木楼？在这座大山拥抱着的寨子里，两者都是主角，谁也不逊色一分。

一阵芦笙乐声不知从哪家木楼飘来，悠扬悦耳，牵人心魂。我顺着一条青石满铺的小路循声觅去，穿过几幢木楼，来到一座竹篱环绕的吊脚楼前。抬头望去，只见一位身着青色传统服装的苗家青年正在二楼吹奏芦笙，神情投入，声韵动人。看到我，他腼腆地放下芦笙，俯身在木栏上与我说起话来。原来，他正在为晚上的芦笙表演做准备。

南猛村由南猛、杨柳、也雄三个自然寨子组成，现有人口近1000人，其中李、杨、余、张诸姓已在此繁衍了40多代人1000多年。清咸丰、同治年间，南猛苗民揭义旗反清抗暴，清军征战18年才将其平定。至今寨中保存完好的战壕、围墙、马道等，沧桑斑驳，栉风沐雨，记载了南猛先民的坚韧和悲壮。

如今硝烟远去，南猛村已成为著名的“芦笙舞之乡”。村民自家制作芦笙，跳芦笙舞，其中“斗鸡舞”“斗雀舞”“滚山球”等是南猛苗家的经典舞蹈，曾多次亮相国际舞台。1957年，南猛村被原文化部授予“芦笙舞艺术之乡”称号。2010年，南猛村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芦笙舞传承基地。

在一行暮归的白鹭中，夜色渐渐四合。星光下，篝火欢腾起来，瞬间把南猛村的夏夜点燃。一群壮硕的苗族青年穿着夸张的阔裤，套上贴身对襟短衣，吹起多管芦笙围火而舞。他们的双脚随着节奏不停交替独立，不时来一个就地旋转或大幅后仰，劲爆的舞姿赢得阵阵掌声。在“噼噼啪啪”的篝火声中，苗家男子劲舞吹笙，飘舞的衣袂和腰带、胸膛上滚动的汗珠，让南猛村的夜晚饱满丰富。芦笙吹奏歌声起，十多位身着交领上衣百褶裙的苗家姑娘，唱起天籁般的民歌围火狂欢，服饰上绣的荷花、蝴蝶、鱼纹在篝火的映照下十分醒目，呼之欲出。她们大方地拉上小伙子们的

冬季“村晚”示范展示点·河南省林州市茶店镇后子岗村

菊如海 歌如潮

文/杨林防

初夏，迎着清爽的山风从林州市区出发，顺着太行山路南行，跨过浙河，转过几道弯，“茶马古道”的醒目雕塑映入眼帘，茶店镇后子岗村到了。

早在元代，南北贸易的马帮沿太行山东麓一路行进，来到这里的客店歇脚喝茶，“茶店”之名由此而来。如今，后子岗村与茶店镇政府所在的集市已经连在一起。

徜徉于老街老巷，斑驳的石板路与古朴的石板屋院，无声留存着南来北往的赶路脚印。老茶亭、老茶屋、老茶店里，依旧飘散着缕缕茶香。不过，这里的茶香不同于别处，乃是淡雅的菊花茶香，满满的太行山味道。

茶马古道旁的茶馆里正在播放歌曲：“太行菊，生太行。花开漫山冈，菊衣福安康……”视频里，是一片金灿灿的菊花海。

这个季节没有菊花海，眼前是琳琅满目的“太行菊”产品：菊花茶、菊花枕、菊花垫、菊花褥，还有菊花精油、菊花明目贴、菊花沐浴包……

走出老街老巷，便是群山环绕的田野，勤劳的菊农正在打理菊田：施肥、除草、打头……每一棵菊苗都精神抖擞，

长势旺盛，默默孕育着幸福之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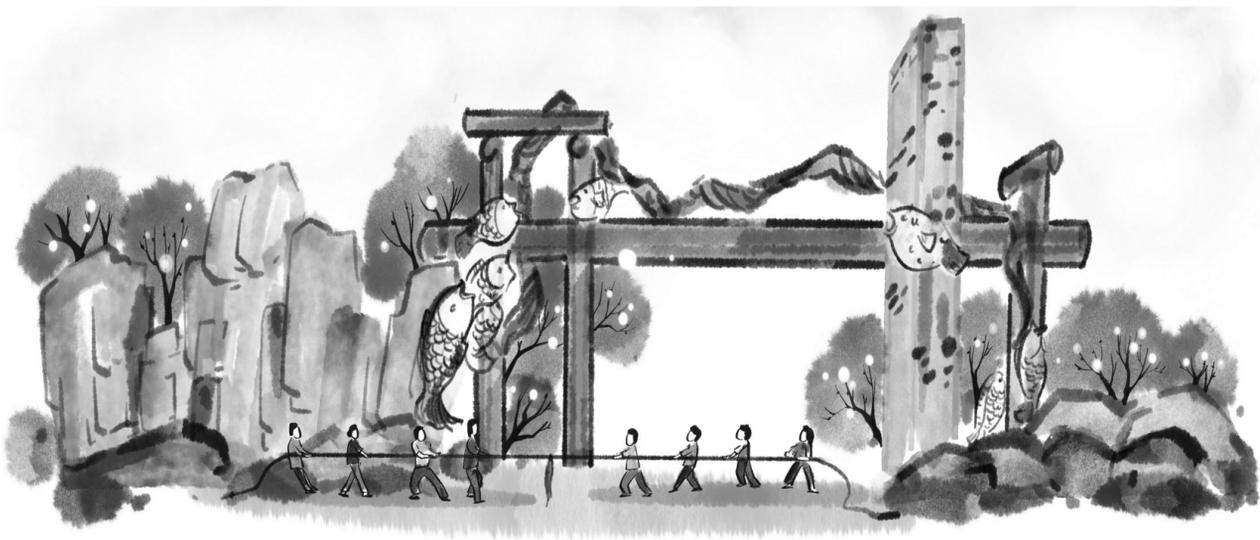
日落西山，晚饭选在茶马古道旁的“后子岗人家”，点了一份老锅鱼、两碗小米饭。鱼，来自山下的万泉湖，体态丰满，肉质细嫩。铁锅炖鱼时加入金丝皇菊，起锅装盆上桌，瞬间香飘满屋。一筷子下去，雪白的鱼肉嫩如幼笋，入口爽滑，菊花香与鱼肉香融为一体，分外可口。

吃过晚饭，华灯初上，街道亮了，房屋亮了，广场也亮了。金黄色灯光打底，间或点缀红的、蓝的、绿的、紫的灯，五彩斑斓，宛若童话世界。夜游的人们像欢飞的鸟、畅游的鱼，徜徉其间，尽享曼妙的度假时光。

忽然，音乐响起，后子岗村的“太行村晚”在歌舞《推车谣》中拉开帷幕：“推着那小推车呀，从山下推到山上，推出来盘山一条红呀么红旗渠……”独唱、合唱、小品、快板，好看的节目一个接一个，虽不及专业团队的演出，却透着淳朴的山里味道。

初夏时节，来到太行山脚的后子岗村，饱了眼福、口福与心福，情不自禁随口赞叹：“茶马古道歌如潮、情似海，难忘太行后子岗。”

本版插画/呱咕



秋季“村晚”示范展示点·江苏省扬州市三茅街道兴阳村

风花拂人面

文/顾润

那年秋天，我去江苏扬中兴阳村看“村晚”。

来之前，我曾设想过会看到怎样的景象。是一似瓜洲古渡的安然恬谧？是渔樵耕读的原始质朴？还是如同北固亭远眺长江的蓬勃风流？都不是，却又兼而有之。在兴阳，在那些吹花小径、丰盈果园、乡泽钓舟，只需要轻轻张开怀抱，无限的田园风光一时俱向我迎面奔来，使我心驰神摇，目不暇接。

村路两旁，早挂满了红红火火的横幅，警飞花挾玉树，高悬在人流之上，写着“村晚”的资讯。灯笼在檐下飘摇，游船在溪边环绕，广场上，恰有一群腰鼓舞表演者正在排练，紧锣密鼓，声势喧天。她们红衣舞动，墨发盘起，宛如流跃的火焰光彩夺目。鼓声在江面上溅落点点阵阵的潮声，仿佛碰撞星辰。

考虑到要给晚上的正式演出留点悬念，我斟酌再三，还是依依不舍，选择先转身离开。在江边漫步，清风拂面，送来了烤地瓜的香气，软软糯糯，连心尖都润染开了甘甜。

老板着一身简淡青布衣，洁净素鞋，虽年近七旬，白发苍苍，依然精神矍铄，骑着装地瓜炉的三轮车，在路上飒沓飞驰。我追了好一阵才赶上他，可惜，地瓜已经卖得差不多了，仅剩数枚，他准备带给“村晚”上一起表演小品的乡亲们，让大伙儿上场前先垫垫。

见我颇为失望，老板盛情邀请我

明日上门，亲手挖地瓜。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，江边恰有一处绿色农庄，人口小楼坐落在江天秋色里，披锦缎，拥霞光，缀流云，隐隐约约连着农庄内的绿野，香气生发。我欣然同意，决定第二日就去往地瓜的出生地，进行一番追根溯源。

天色渐晚，霞光笼罩着长江水温，柔低眉，潺潺流动，拂弦般轻轻拨弄着一水碎金。锅炉叮当，浆声浅淡，背着箩筐而过的老人曳杖轻敲石板，清脆的鸟鸣回荡在林间。众多声音就这样此起彼伏，汇成一曲天籁，也拉开了“村晚”的序幕。

露天大舞台得天独厚，临江而建，透明灯火璀璨映着江岸暮夜。观者如潮，男女老少皆有之，除了我这样四顾新奇的游客，更多的是本地村民聚在一起交谈，欢声笑语，目朗眉舒。

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兴阳“村晚”，那一定是——金色。

金色，是舞台灯光映照长江的颜色。千万朵碎星鱼鳞，伴着人踏歌起舞逐梦。开场的烟花如最纯粹的冷焰子，倾洒向天穹，葳蕤灯火燃烧在主持人清瘦的眼眸中，点亮了无限期许。一曲腰鼓舞舞即展开，舞者回旋在金色的灯火与星月之间，流光溢彩。撑着油纸伞的歌者若一朵遗世独立的芳荷，亭亭轻歌唱，弯弯的眉眼勾连着灯光洒落金辉。

金色，也是“村晚”表演中，最变化多样的绮丽颜色。这场盛宴不仅有清歌唱丰年、曼舞动心魂，极视听

之娱，还有众多的说唱、小品、舞台戏，让人纵享心灵之美。有一场微戏剧以环境保护为主题，表演者身着青黛罗裙，秀发清新，以温柔的语调将观众带入自然之境，无限天籁娓娓道来，笑颜与湖光水色两相宜。还有一场家庭小品，地瓜农庄的老板也参与了表演。他气沉稳，笑容慈祥，与几个年轻人搭档演绎孝老主题，神态生动活泼，语气活灵活现，说到妙处，不禁让人会心一笑。

金色，更意味着兴阳村独有的人文风光。渔文化小镇秀丽温婉，柔情脉脉地伫立在江边，特色花船在表演中淌过星流，洒下碎金累累。“村晚”已经连续举办了十几个年头，成了兴阳村民自发选择的一个如梦音节、一首沉醉诗篇，为乡村作谱，为年节作序，记录下所有心路历程，也寄托对未来明光万丈的憧憬。

兴阳“村晚”最独特之处，莫过于万众拔河。表演间隙，许多村民和乡村企业工作人员早早离开座位，走向拔河场地，蓄势待发。这是兴阳村全员参与的一项大事，人们摩肩接踵，百喊千声交织，汇成一声声嘹亮入云的“加油”，激荡热血。胜者气势如虹，一路披荆斩棘，突围杀人决赛。败者亦不见气馁，潇洒一挥手，笑说且待来年再战。

拔河比赛的冠军季军，以及众多优胜奖获得者，沐浴着雷鸣般的掌声，昂首走入颁奖现场。缤纷绚丽的金色礼花与烟火在头顶炸开，轰轰烈烈灼烧天幕，染出一个美丽无双的好

秋季“村晚”示范展示点·浙江省丽水市古堰画乡堰头村

松荫溪流过古堰

文/李希文



堰，是一种用土石垒砌而成，用以蓄水拦洪、分水引灌的构筑物，也是古代最主要的水利工程。之前，我去过四川岷江之上的都江堰，站在分水鱼嘴上，看激流奔腾，闻水声如鸣，不由为古人用高超智慧和精巧匠心构建起来的宏伟工程叹服。所以去通济堰之前，我一直在想：这道坐落在松荫溪上的古堰，会呈现给我一种什么样的容貌呢？

位于浙江丽水西南方碧湖平原上的通济堰，现在已被打造成“古堰画乡”景区。景区由一水之隔的古堰、画乡两部分组成，中间有水路相连。古堰部分，也是通济堰所在的堰头村，属碧湖镇管辖；而画乡部分，则属于大港头镇。

游通济堰，必然要去堰头村。这个地处瓯江、松荫溪汇合处的村子历史人文深厚，风光景物秀美，很适合人们休闲养心。

堰头村紧挨着通济堰主干渠，松荫溪水经通济堰分流后依村而过。堰头村的村头，就在通济堰的堰首附

近，村子的名字也因此而来。不过，游客去古堰游览，一般都是从堰头村村尾的入口进入景区。

从景区入口进去，沿石板路步过一座小桥，就到了文昌阁。文昌阁是清嘉庆年间建造的一座二层楼阁，为重檐歇山顶亭榭式木构建筑。因其外观呈八角形，故也被村里人叫作“八角亭”，迄今已有200余年历史。它与旁边的千年古樟树群一起，构成一道古朴幽雅的风景。

堰头村素来文风昌盛，其叶氏宗族在明清时期，尤其是清乾隆、嘉庆、道光年间曾辉煌一时，科甲不断，连出过五位进士。文昌阁门拱两旁那副“高阁文界齐北斗，中书亮节映长虹”的对联，向世人展示着这座古村的深厚文脉和人文底蕴。

除了文昌阁，让堰头村人引以为傲的，还有分布于通济堰主干渠两岸的“风水树”古樟树群。这里现存古樟树九棵，树龄均在千年以上。它们或枝干苍虬、碧叶遮天，或藤攀葛绕、苍苔满身，尽显岁月沧桑。它们

仿佛是一千年古堰的守护者，为堰渠织起一道绿色屏障。

堰头村藏风得水。村里还有古庙、古碑、古牌坊、宋代古墓，以及20多处保存完好的古民居。现存古民居多为清代中晚期建筑，至今已经历百余风雨。不过，这些古树、古碑、古建筑跟村头的古堰相比，还是显得“分量”略轻。去堰头村，最值得一看的，还是通济堰。

建于梁天监四年（公元505年）的通济堰，是与成都都江堰、宁波它山堰等齐名的古堰，也是浙江省最古老的大型水利工程，距今已有1500余年历史。2014年，它与四川乐山东风堰、福建莆田木兰陂、湖南新化紫鹊界梯田一起入选“世界灌溉工程遗产”。

通济堰的堰坝全长275米，宽25米，高2.5米，呈弧形。这种拱坝形式，具有较强的抗洪能力。同时，它有效改变了水流方向，减缓了水流对堰坝、溪岸的冲击和破坏，是世界水利史上一个了不起的创举。

现在看来，拱形堰坝并非我国独有，如西班牙有爱尔兰拱坝，意大利有邦达尔多拱坝。但是，这两个拱坝分别建造于16世纪和17世纪。从建成年代看，通济堰比它们均早了1000多年，是当之无愧的世界上第一座拱形大坝。

通济堰最初建造时为木条结构，南宋时改为石坝，此后又经过多次续建和整修，最终形成一个坝、闸、涵、穴、渠齐全，数百条分支渠、毛渠呈竹枝状分布，“引灌为主，蓄泄兼备”的水利工程体系。

关于通济堰的建造，民间还流传

年华。呼掌声与叫好声，几乎刹那间将舞台掀翻，我也沉浸在这般热闹气氛中，一不小心，就摇断了手中的塑料荧光棒。

这一晚表演结束，并不意味着一年“村晚”活动的终结。相反，这只是欢庆的第一个篇章，重头戏还在后面。次日，我如约去农庄挖地瓜，袖口高高挽起，扎根于热土之中，挖得热火朝天，满满当当地收获了一筐地瓜。老板就着泉水将地瓜洗净，直接放在一旁炉子上烘烤起来。不多时，便香气四溢，佐以甜茶淡酒，足可加餐，山珍海味亦不换。

清风正好，来日方长。接下来，兴阳村还会迎来篝火晚会、采摘节、渔樵节等一系列“村晚”活动，歌声绕梁，笑语一浪高过一浪。依旧是纯金璀璨，烟花晴朗，只可惜，今日还是在兴阳村与这群可爱的人一同欢呼高歌的我，来日又不知身在何处，将去往什么地方飘零了。

老板也拿了一块地瓜，絮絮叨叨地说着村里的趣事，讲到开心处，朗笑起来，似暖阳洒满江面。昨夜一起表演孝老小品的几个年轻人本在农庄打下手，这时也围过来与我谈笑。

门前，长江水向东流去，小舟轻荡涟漪，村野翻空深绿。最美的不仅是村中风景，更是兴阳村中人。和他们在一起，便好似四处漂泊的孤身一叶，暂得以归于温暖烟火人间，久久凝眸流连。

兴阳村的那个午后，当真是，风花拂人面，岁月绽笑颜。